夷堅志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夷堅志

(五)

洪邁撰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二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秩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盧敍。

夷堅丙志目錄

卷第一八事

九聖奇鬼　陳舜民
貢院鬼　東橋土地
閻羅王　文氏女
神乞籤　南獄判官

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魏秀才
蜀州紅梅仙　劉小五郎
羅赤腳　趙縮手
長道漁翁　守約長老
朱眞人　聶從志

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倀鬼　諾距那尊者

李弼達
楊希仲
常羅漢
楊抽馬
唐八郎
卷第四十四 十事
餅店道人
青城老澤
閬州通判子
趙和尚
蜀州紫氣
小溪縣令妾
桃源石文
卷第五十三 事
李明徵
費道樞
張四郎
道人置笠
王孔目
麻姑洞婦人
孫鬼腦
廬州詩
景家宅
查氏餅異
郢人捕龍
韭黃雞子
虢州驛舍

業議秀才
青田小肖
籠逐人
西洋廟
江安世
桐川酒
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孫拱家猴
李秀才
十字經
温州風災
福州大悲巫
汪子毀神指
卷第七十七事
小令村民
長生牛
縉雲鱠飛
徐秉鈞女
蘭溪獄
紅奴兒
桃源圖
徐侍郎
長人島
諸天靈應
張八削香像

大儀古驛
揚州雷鬼
壽昌縣君
錢大夫妻
子夏蹴酒
陰司判官
馬述尹
雷火爍金
蠅虎報
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趙士遏
白石大王
黃十翁
頂山回客
安氏寃
新城桐郎
利國圩工
蔡十九郎
周莊仲
沈押錄
馬先覺
大濱尤生
胡秀才
謝七娘
莫東得官
衡山民
粉縣主

耿愚侍婢
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二郎廟
溫州賃宅
老僧入夢
沈先生
吳江九幽醮
后土祠夢
卷第十十一事
方氏女
掠剩大夫
黃法師醮
常熟坊者
樂橋妖
江氏白鶂
酆都宮使
宣和龍
應夢石人
聶貢遠詩
李吉燻雞
鄭氏犬
泰山府君
高教授
生肉勸酒
朱新仲夢
茶肆民子
劉景文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十六事
李鐵笛
華嚴井鬼
胡匠賽神
白衣婦人
牛疫鬼
程佛子
葉伯益
錢爲鼠鳴
卷第十二十五事
舒州刻工
吳旺訴冤
朱二殺鬼
饒氏婦
朱氏乳媼
施三婆
趙哲得解
錦香囊
牛媼夢
芝山鬼
李生虱瘤
張二子
紫竹園女
舒州雨米
河北道士
徐世英兄弟

蛇犬妖　奉閣梨
紅蜥蜴　僧法恩
青城丈人　李主簿
吳德充
卷第十三十三事
藍姐　長溪民
福州異猪　福州屠家兒
林翁要　郭端友
洪州通判　金君卿妻
鐵冠道人　張鬼子
太平宰相　路當可得法
長樂海寇　蔡州禳災
蟹治漆
卷第十四十三事　宜都宋仙
張五姑

劉媼故夫
王八郎
忠孝節義判官
水月大師符
鄭道士
綦叔厚
卷第十五十二事
黃師憲禱梨山
虞孟文妾
房梁公父墓
朱僕射
阮郴州婦
朱氏蠶異
卷第十六十六事
陶象子
錫盆冰花
楊宣贊
龍可前知
賈縣丞
黃烏喬
周昌時孝行
魚肉道人
種茴香道人
燕子樓
岳侍郎換骨
金山設冥
太清宮道人

王屋山
餘杭三夜叉
華陽觀詩
會稽儀曹廨
王省元
碓夢
王氏石銘
卷第十七十一事
沈見鬼
靈顯眞人
閻山獲
雜肉饅頭缺
王鐵面
劉夷叔
卷第十八十二事
王少保
張常先
秦昌齡
王氏二妾
廣州女
異人癰疽方
馮尚書
仙巖三羊
興元夢
安國寺神
畏龍眼缺
茗溪龍

張風子
韓太尉
星宮金鑰
煤蝦翁
桂生大丹
國香詩
卷第十九十六事
宋氏葬地
棠陰角鷹
朱通判
汪大郎馬
婺州雷
天帝召段璞
屈師放鯉
虜亮死兆
猪耳鐶
契丹誦詩
閬州道人
徐大夫
林靈素
張拱遇仙
餅家小紅
薛秀才
咸恩院主
濰州猪
雷鬼墜巾
無町畦道人
青城監稅子
青墩竅蛇

卷第二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劉希范
時適及第
兩頭龜缺
鄭司業庖人
蕭六郎缺
房州湯泉缺
蠟屐亭詩缺
施聞詩夢
荆南妖巫
玉師子缺
張朝女
頂山寺缺
長生道人缺
王君儀缺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九聖奇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子甥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見神將著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與人不殊。得沈氏女之夫家。苦魑怪。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魑焉。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曰。其三遠遁。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燁然。器械悉具。弩梁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觸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躍如也。無何縛三魑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髮髻。皆木葉被體。命置獄考竟。地獄百毒。湯鑊剉碓。隨索隨見。鬼形糜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鞫。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承以槊。大抵不能過前酷。而鬼屈服受辭。具言乃宅旁樹。刳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魂也。投之於口。亦入其頂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言魑黨三輩。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遽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嶽兵偵候絡繹。既而告敗。或有爲所剸刖。竄而歸者。曰、通郡郭爲戰場。我軍巷鬬。皆不利。又遣鐵幘將率十倍之衆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玉笥三雷院兵爲援。會日暮不決。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酋冕服而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憑

空立。雲氣復冒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乘電光入幽圄中。沄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刼吾獄。命檻車錮囚於內。羅甲卒衛守。安之焚楮鏹數萬以犒士。既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魂又爲鬼所奪矣。於是解髮禹步。仗劍呵祝。每俘獲必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覩。沄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非是眞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沄問學。曰、當讀睿智顯謨兩先生文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已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顯謨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瘧。女兄覩此事敬異之。神卽傍顧曰、聞親戚間有鬼瘧。可幷案也。安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爲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制弼姻家孫祕丞端朝分將五雷兵。亦爲三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衆。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眞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摶、司馬溫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翰苑。其語多野鄙可笑。閻羅王續至。望神將再拜謁。勑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殊薄惡。後必加豐。令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將徼巡沄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行

法也。宣兄甯仲竊怪之。誦言曰、此奇鬼附託。不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既稱吾先人。安得不祭。神將稍不懌。爲奏誣甯仲等不孝。請于帝減其算。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集。自設供張。燮堂奥爲廣庭。幄帝皆錦繡。器用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褘衣。侍女珠翠。金石備樂。如塤篪柷敔之屬。沄所未嘗見。酒既酣。奏妓爲潑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識未來事。或誚不已。信者皆麤俗。持兩端。自相繆戾。頗覺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殆有相焚惑者。非汝之過。可繪我與孫公像。幷所事神將祠于室。宣曰、大人死爲天神。甚善。子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絕影響。勿復來。應曰、諾。詰旦、久未起。妻淑者、祕丞女也。亦疑以爲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者、已泣于床隅曰、眞絕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見臨。何爲造兒女子床下。皆大慚曰、汝言是也。吾卽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姒吾翁吾父皆正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卽有驅先二人來曰、此等皆妄也。眞飛天王使我捕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眞飛天誑我。拔劍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魑。移時乃沒。明日、沄誦書堂上。又有啓戶者曰、二魑已伏誅。吾來報子。宣以劍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異狀者踵至。皆計窮捨去。其一槃辟於廷曰、晝日吾無可柰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沄。宣抱之於懷。魑將以物實沄口。宣掩之。沄於手中得藥。投諸地。有聲墮。宣指間瘡卽隱起。已又投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沄困急悶悶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既而復然。淑取眞武象挂于傍。沄覺如人噀水入身中。冷若冰雪。魑化爲光氣。穿牖而滅。精神始甯。薛氏議呼道士行正法。

魈歷指其短。惟不及張。彥華偶隨請而至。魈詐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魈屬。此郡人事我謹。唯薛氏不然。故因沈巫以紿之。欲害其子。今手足俱露。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作。攻沄益甚。華始命考召。沄見神人散髮飛空。乘鐵火輪。魅以藥瓢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自稱神將。著紗帽赭服。與道士並步罡嘆水。略無忌憚。華歸焚章上奏。掃室爲獄。實灰焉。明旦閱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繫。獄吏朱衣在傍立。空中鬼反呼正神爲賊將。言曰、勿得以戈擿我。我爲王邦佐。鐵心石腸人也。汝何能爲。趣修我廟。乃已。宣不復問。頓僕毀其廟。悉斷土偶首。初沄夢爲羣猴舁入穴。青色鬼牽虎齗齗然。於是□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沄。宜還家。續□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邦貢。沄呼曰、神將胡不擒此。卽有大星出中庭。雲烝其下。三魈扶搖而上。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山魈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不著墳墓。害及十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啓獄。灰迹從橫凌亂。而熱者才五輩。將上送北酆。金甲神持黃紙符勑示沄。上爲列星九。中畫黑殺符。下云大小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沄錄示華。華喜曰、上帝有命矣。質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勑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蕭文佐。蕭忠彥、李不逮。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木驢石砭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書盈几。呼軍正案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特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金塡之。立大旗。書太淸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勑某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沄曰、有勑諸魈幷其所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斃以陰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

餘陰雷擊之。引三魈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以籃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魈、曰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驢牀釘二男四女及六魈。劊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一人乃舊婢華奴。以震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而爲木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魈正神而邪行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人者。皆先嗢以食。吞以木丸而後擲之。其斃於雷火者。又二十二人。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天樞院牒致宣曰。山魈之戮。非本院敢違天律。爲據臣僚奏請。專勑施行。牒請照會。初郡人事九聖淫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再旬。彥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弟語音如鍾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宣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予采取其大概。著諸此。沄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頹然怒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梁叔子參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怪物。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秋試。黃仲秉鈞胡長文元質芮國瑞輝昌禹功永爲考試

官。國子監肖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疝晝臥。一男子。一婦人。攜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可觀。君柰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強挽之。榮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卽趨出。禹功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鵝一羣。叱之卽沒。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高髻盛服。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年。以事去。竟用贓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衡花書名。衡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之南門外。時乾道二年。（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

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卽有人持湯一杯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爲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壻壻家以爲本非女子特以詐紿人投牒訟于州案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神乞簾

永州譙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錄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化州守何休說錄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垂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卽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爲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噩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于天趙卽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

爭入觀。婢灶香跪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焉。趙責之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既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卽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尚書擢後居天台。始收卹其孤云。（趙子不拙說。）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卽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祆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卽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眞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眞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慴。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卽僧寺爲書堂。極廣。延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禮。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僮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張燈而坐。夏夜盛熱。牕牖穿漏。松竹凄戛。明月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顫掉。誤觸燈滅。不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望庭下婦人。

固自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隨墜。蕩然一榻。空無遮闌。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側。魏蒼黃無計。遥枕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葬一柩於此。今所見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之爲守。延賓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雋。勇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謔。或使君侍妾乘主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劍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間。逐之出戶。俄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石始大恐。欲反室。足弱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叔逵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囑之曰。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既而亦然。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柰何。久之歸東川。過靈泉縣朱眞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尚書郎。

劉小五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鬨。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意

殊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攜一女子。氣貌悲忿。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劍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干。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歎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卽蘇。

羅赤腳

羅赤腳、名晏。閭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妾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簏。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舍。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于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

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賔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又温江而兎。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塗。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蕭仲秉約家寫其眞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卽去。欲住卽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柰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曰、我有屋三間。

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年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祆知險裏卻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衞眞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據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拏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尙自力不輟一日日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咂齧不置若披蓑葺葺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鎭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吾已託身異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眡我弟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下白毛一叢儼然成

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眞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可憎。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見。李氏雖怪吒。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宛有神仙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眞人象也。始諦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曰、眞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而成。美髯長眉。容采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今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之。蓋未嘗有此人也。李氏愈恨其不遇。揭扉施觀中。張忠定參政燾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僞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冶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吏揖使少留。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擢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

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算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甦密往詢之聶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甯初也王敏仲勸善錄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興中爲漢州雒縣丞屬仙井喻迪璵汝礪作隱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名聶其氏華亭春酣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凌波微步度勞塵梔子同心傳密意道人不動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弃愁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春百媚而我定心初不起世人悠悠初未知故有冥籍還見記儀州判官臨潁生良原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倉黃門列陰兵更奇佹昧爽堂皇勢呀豁玉帶神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卻淫奔李由來胸中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顧條脫合歡未許同陽燧坐令密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第忠孝弃捐神所劓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死蜉蝣衢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瓊漿被鞭箠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扣頭授我如上事願謁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尺有咫天知地知元密邇豈惟妙藥徹五藏況復寶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密處須防牆有耳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戊申錄記盡人間不

平地東鄰西舍摠不知卻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掩蔽云何是中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兩眼無赤眚揩定人間幾眞僞趙驊已矣馬元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聲復奔味其間貪魅尤陰詭收索攜提入饞喙都兒阿對共揶揄笑殺官人常夢穢雖云幽暗巧規避僮僕羞之那不愧哀哉詭譎王冀公未省胡顏向祁睿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眞有高氣曠然澹處但眞獨胸中豈復留塵累生死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忱繡被下庭堂李約寶珠存舍筏九原可作吾與歸斂膝容之想幽致喻公詩頗奇澀或不可曉云此卷皆仲秉云黃

夷堅丙志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倀鬼

成都人楊起、字成翁。政和中。與鄉人任皋。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寇。不敢緩轡。馬瘠僕痛。正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閒寂。不逢一僧。兩客卽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卻立咨嗟。久之掩泣而去。楊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皋側。以所攜紙蒙之。退而舞躍。爲得志洋洋之態。皋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二人往濯足。畢事。楊先登。皋方以滌蕩爲愜。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已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蓋倀鬼云。楊是年登科。

諾距那尊者

眉州青神縣中巖山、諾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三石筍。峭拔鼎立。游人齋戒往宿。多獲見華幢豪光之瑞。臨卬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醉跌宕。挂新笋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憎。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強忍不與校。僧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薄有淨緣。故得至此。宋忽悟其人負三笋。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致敬。無所覩矣。

李弼違

李弼達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妾、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達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撫其公遝肆溢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適爲幹官。證以爲然。下其事於眉州。州令錄事參軍閻丞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贓。弼達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爲價錢七百五十。指爲虧直。丞以爲非辜。難卽追攝。郡守畏使者、不從丞言。立遣吏逮之。弼達不勝忿。自刎死。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丞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達也。又問之。答曰、弼達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丞甚懼。回面向壁臥。弼達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絜之故。吾今自掩之。卽解腰間帛匝其頸。丞不獲已起坐。弼達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尙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丞。如黃紙徽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達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丞略能記所書。它日、其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丞少時亦卒。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嫣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

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蹶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賢秀才殆矣。君姓字眞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卽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詣學舍調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一人。

張四郎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魑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惡其儳言。叱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侮己。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

爲異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粔籹字益大仕至祕閣修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坐延入僧顧其僕去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析肉滿柈分寘上眞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常羅漢悔謝之賜今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既集則閉觀門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閽者止之呼罵不已閽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撓眾堅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視此徐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爲留一笠不沉埋眾但相視悔恨然無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筒中所攜數啓之而信既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謂與人抽檢祿馬也）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楊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既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驟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驟其庭行久不反驟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共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祟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卽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比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卽答或

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牓。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牓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第幾沓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寇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踶其左肋下。即死。關壽卿書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已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汙者。不勝喜。卽日攜謝錢。且攜酒殽過楊所。楊曰、吾家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

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虞丞相自荊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誦大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久之。一旦有惑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所敬者。故我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竦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瀆廟心動。亟入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蓋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蹤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火。又嘗摩拊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爲吾父柩。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尹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臥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員彥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

喜彥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襴上。爲內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免舉。衆士俱不利。員顯道與宗家以肉菹作餅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尙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八郎。民接書卽行。同輩稍黠者咤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此卷皆員興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四 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得一店初啓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臥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以餅不納先是有風折大木居民析爲二橙正臨門側以待過者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客忽起縛茆帚蘸水洗木揩揩踰兩時又臥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門卽返餅終日不得泄客亦捨去謝主人曰毋怒我我明日攜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詣橙旁欲坐見光采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四字取刀削之愈削愈明深透木底上下若一觀者如堵自此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關壽卿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清瘦道人也

麻姑洞婦人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眞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塗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中出弛擔牽裳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歟忽焉如悟回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隆興中乃卒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蓆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飡。明當償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其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斸山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臨肯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尨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右三事皆關壽卿說。

孩鬼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抃曾孫也。生而美風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私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卽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至臨安。予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駭人。面絕大。深目倨鼻。厚脣廣舌。鬚髮鬍鬢如蝟。每啖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士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廛以爲

笑斯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爲孫鬼腦云

閬州通判子

閬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來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原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鞾一雙無主名子再拜狠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鞾且驗焉子欣然才著輒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婦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廬州詩

廬州自鄱瓊之難死者或出爲厲帥守相繼病死歷陽張晉彥祁作詩千言諷邦人立廟祀之廬人如其戒郡治始甯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吳人築合肥曹瞞狠顧地符秦又顛擠六飛駐吳會重兵鎮邊陲紹興丁巳歲書生綰戎機鄱瓊劫衆叛度河從僞齊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

諸君子臨難節不虧。尙書徇國事。既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掎喉聲喔咿嗚呼。趙使君忠血濺路歧。趙康國知盧州。喬張寶大將。橫尸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洟。統制官喬仲福。張璟以不從亂。被害於州治。法當爲請謚。史策垂清規。法當爲立廟。血食安淮圻。柰何後之人。邈然弗吾思。官居潭潭府。神不茹芳茨。寃氣與精魄。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奇。月明廷廡下。髣髴若有窺。警欬聞動息。衣冠儼容儀。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哭妻。張節度宗顏夫婦俱喪。陳閣學規李舍人誼韓大夫沃。鮑左司琚皆死。杜觀察琳。吳徽猷坰皆喪妻。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爬搔疼徹骨。脫衣痛粘皮。狂氓據聽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烏馬。雲鬟追小姬。同殂頃刻許。異事今古稀。張宗顏妻既死。日有村民狂走。登聽事據坐。作妻附語。怨詈家事。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婢。俄皆死。磊落陳閣學。文章李紫微。築城志不遂。起廢止於斯。杜侯在官日。夜寢鬼來笞。拔劍起驅逐。反顧出戶幃。曰杜二汝福。卽有鼓盆悲。杜琳夜爲喬張笞擊。拔劍擊之。乃顧曰。杜二汝有福。德章罷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席未煖。凶問忽四馳。鮑字德章。安道移嘉禾。病骨何尪羸。于時秋暑熾。絮帽裹頷頤。餘齡亦何有。幹在神已睽。請於朝。移嘉禾。王安道帥廬。病亟。師說達吏治。通材長拊綏。東來期月政。簡靜民甚宜。傳聞蓋棺日。邑里皆號啼。韓沃字師說。近者吳徽閣。魚軒發靈輀。營卒仆公宇。廄馹裹敝帷。行路聞若駭。舉家驚欲癡。吳垌之妻喪車臨啓。有茶酒卒。與一馬同斃。昔有鄴中守。迴諱姓尉遲。後周死國難。英忠未立祠。及唐開元日。刺史多艱危。居官屢謫死。未至先歔欷。仁矣張嘉祐。下車知端倪。廟貌嚴祀典。滿考遷京畿。兄弟列三戟。金吾有光輝。吳競繼爲政。神則加冕衣。自此守無患。史書信可推。伯有執鄭政。汰侈荒于嬉。出奔復爲亂。羊肆死猖披。強魂作淫厲。殺人如取攜。其後立良止。祭祀在宗枝。罪戮彼自取。禍福尙能移。族大所憑厚。子產豈吾欺。寒

温五種瘡。蹉踔一足。夔或能爲病祟。祈禱烹伏雌。況我義烈士。品秩非賤卑。凜凜有生氣。爲神復何疑。勺水不酹地。敢望壺與罍。片瓦不覆頂。敢望題與楹。邦君寄民社。此責將任誰。既往不足咎。來者猶可追。儻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營數楹屋。豐儉隨公私。城中有后土廢祠。孝肅公故第皆爽塏。可附爲宇。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尚書名位重。正寢或可施。呂姬徇夫葬。義婦嚴中閨。有得呂尚書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夫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清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衰。當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陳李鮑韓。勢必相追隨。德章病而去。去取更臨時。尊彝陳儼雅。劍佩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醮祭蠲州治。青詞奏上帝。册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栖。茲焉卜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笳響蕭瑟。風馭行差池。宵旻亦異色。道路皆慘悽。巍巍文武廟。千載無傾欹。使君享安穩。高堂樂融怡。豈弟布惠政。吉祥介繁禧。遂紆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年穀得襄祈。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犧。人神所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羣公方倚毗。明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粲文治。昭然日星垂。臣工靡不報。秩祀當緝熙。四聰無壅塞。百揆欽疇咨。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爲。露章畫中旨。施行敢稽遲。太常定廟額。金牓華標題。特書旌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廬州詩。

趙相尚

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弃俗爲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闕。范謙叔致虛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邀使反儒服。即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艱難中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

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辨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爲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陳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爲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爲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己。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時。羣妾弃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答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爲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蒙共力。適帥湖南。爲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爲趙和尚云。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甯。徙入城避之。予婦家入蜀僦以居。外舅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毛物。睢盱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矍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安寢至明。

蜀州紫氣

崇甯三年。成都人凌戩。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本名犯光堯嫌名。）家葬父母。其墳山上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它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爲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屢有光景動人。宜爲奉眞植福之所。乃建道觀。名曰宴威。賜田十頃。歲度童行二人。後二年。光堯太上皇帝誕降。實始封蜀國公。竟以潛藩升爲崇慶軍節度。遂應火光紫氣之符。而程氏子名適

與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查氏餅異

荊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圈、亦小兒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棬者、移時乃止、羣犬攫食、與眞者不異、（宋之淵說）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瀆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敍州小溪令、不幸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孑孑、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卽以剃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恠、且恐暗昧累己、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卽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亦黃仲秉說、云某部綱者、欲再訪其詳、未得也、）

郢人捕龜

郢州江中、積苦老龜出沒、爲隄岸及舟船之害、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但求一渡

船。兩人操楫。大罾一枚。猪肝一具。及鐵鈎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罾底。以鈎絓肝。寘其內。順流以行。移時龜出食肝。併吞鈎。首不能縮。怒甚。引頸出於罾。欲犯船而身礙罾間。進退不可。漁者以篙擊其首。紈然而沒。則放索隨之。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鈎。又擊之。至于三四。龜死。始棹舟檥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龜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爲力甚易。仲秉識。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其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韭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韭黃雞子爲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爲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扣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願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爲不孝。神人頷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迨曉。視啄處赤腫猶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

夷堅丙志卷第五十三事

李明徵

李明徵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爲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袁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既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爲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師云。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絕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賴以不甚損。然鶴氅遂遭燄。葉爲話明徵所見。張甚懼。卽日自具一醮謝罪云。

虢州驛舍

宣和中。虢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出。勃勃如霧。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視坐人。丫髻森如。目光可鑒。已而入西邊小室。泝壁而升。遂失所在。舉室皆悚。至夕不敢寐。二鼓後。門窗無故自闢。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爲怪。就視之。面目衣冠。盡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所見。又皆類都監。憧憧往來。莫知孰爲人。孰爲鬼。雖有刀劒。懼悞傷人。不敢擊。達旦方止。老幼驚怖如癡。卽日徙出。後月餘。綰雲人陳汝錫。來通判州事。方葺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羣婢悉夢魘。有見人物極大而無言者。有遭鬼物自牀舁至地者。亦至曉乃止。然別

無它。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紱。閭丘觀。俱爲蕭山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母老。來相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否則爲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得免焉。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爲客。與人未款曲。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盜遇。盜以刃傷僧。僧絕叫而走。葉熟睡。聞呼聲。蹶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擊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恐衆至。乃剚刃而去。葉卽死。二尉聞之。懼以是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掩腹入僧房。左右無一親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爲我謝二尉。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爲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貲與母。則存沒受賜矣。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業之次日。卽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臥起。自知必敗云。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恐而醜。爲祟所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柏子和香之屬。莫知所從

來。富人徐勉。素木強。聞其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開甚重。遂墮地。視之。則茶磨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祟以糞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穢跡呪。能祛斥鬼物。勉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鐮刀。從空飛舞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刃。垂及衣裾。急竄去。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窺見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爲猴玃之屬。至今尚存。

青田小肖

建炎中。青田小肖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縶出。陳素謹畏。獨臥吏舍。明旦。門不啓。主吏扣戶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衾巾屨皆在。獨不見人。而窗壁整密如常時。莫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蔣存誠祭酒方鄉居。憐其父老而失子。爲以情禱之。時中命具狀。訴于驅邪院。而判其後云。當所土地里域眞官。仰來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書玉女于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檥舟岸側以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尚熱。死已旬日。而面色如生。竟不測爲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戶也。

長生牛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屠牛甚嚴。而衙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重刃。由禹廟側突

入城。見者辟易。廂卒廬其蹂躪。欲闌執之。爲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迤邐入三門。過西廊。一馬繫廊下。見牛至。奮蹄蹴之。牛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詣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首悲鳴。遂臥階下。陳令健卒爲去刃傅藥。兀然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生牛。即就紲而去。與常牛無以異。後數年方死。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青田山邑。艱得之。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適通衢。見鼈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及門。鼈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窮甚。跳登食牀。鼈競緣四腳而上。棣大怖。謂曰。我元無食汝意。何爲迫我。叱之而寤。明旦啓門。有村僕持所親劉元中書。致一竹畚。餉鼈二十八頭。發視之。絕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鼈。赤手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鼈所隱。日獲數十枚。以故親黨亦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

縉雲鱠飛

縉雲縣溪澗淺澀。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鱠。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鱠至未及食。忽雰霧晝冥。雷雨驟至。柈中鱠縷舞躍而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淒寒。坐客毛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書閣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雨止。屋內猶黑。秉燭視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溢溢。

踰旬始平。識者以爲龍蟠之類也。

西洋廟

永嘉胡漢臣。世居西洋。忽爲祟所撓。始則揚沙擊石。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臥內。皆鏗然有聲。而壁戶略無小損。既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汙於飲食器皿中。雖買熟物亦皆然。其家良以爲苦。幼女始分雙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閃已失一髻。漢臣從外至。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復來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弗克去。如是幾二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爲祟。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幷香案諸物。鎖鑰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秉鈞女

永嘉徐秉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馮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博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爲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博徒以骰子兩采相向爲葉子）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鋪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覺。以語徐。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爲何地。或曰。乃南郭外一虛市。去城財五里。即往尋跡。正得一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云葉子羽秀才宅。驗與夢相符。投刺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前誕一男子。較其日。乃馮氏所夢之夜。具以告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顧徐有喜笑色。子羽名之儀。

明年果登科。兒十餘歲時。猶間至徐氏。常稱馮爲安溪媽媽。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說。受籙於龍虎山張靜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黃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村。於堂側建小室。爲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斲之。過丈餘。無所睹。復塡甃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効。黃先生至其家。爲作黃籙醮。埋金龍於甃下。光始絕。嘗淸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案前。周匝皆靑苔。石體尙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唯用二小童掃洒。他人莫得入。意童爲戲。然石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舁著門外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扃此室。明日親啓戶。石又在焉。默禱于神。書符其上。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爲蒙符力。殃惎不敢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犖犖有聲。墜于廷。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尙存。題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視其背。別一符存焉。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奈。乃納諸室中。久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旣無如我何。盍圖我。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爲何神。昆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不得已。爲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絕。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

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下獄。凡證佐胥史訟其冤者。宰悉以爲受賕託。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牓立賞。募人捕眞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眞緣我以死。冤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爲廣德守。檄司理□棣兼公使庫。時□煮酒畢。已壘成棧。一日。庫吏出酒。走告云。第二棧亡酒數百尊。棣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爲欺。但責其蹤跡姦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宛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墻垣牕壁鎖鑰。無纖介疎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爲鬼物也。郡兵行子城上。得一壺於兩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戶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忽地有

陷處。秉燭炤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以事聞于郡。吏卒相謂庫舊有神祠。前官輒去之。得非其爲孽乎。密市牲醪。羅拜禱請。許以再立廟。明日衆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給散。校元數唯欠一貫。蓋竹間者也。乃爲立祠。此卷皆縉雲鄭棣說。

夷堅丙志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嗜酒落魄。初自鴈蕩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爲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奇中。獨善畫。爲人作煙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爲范牛。但好弄溷穢。或弊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書人家牕壁。然不覺有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卽受。或多或少。皆弃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厠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槀殯於城隍祠前。次年。冢爲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作汝矣。時光弟矩亦爲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幼。羣肯爲葬於光冢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紿曰。左左乃山窮絕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汝卻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俟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言曰。適不合欺范先生。先生指令從此去。卽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夢。非曾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後至婺州赤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煑食。醉飽卽臥。已則遺糞滿地。徐徐起。引手弄弄。以十指印壁上。一室皆滿。房內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淨潦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衆咄罵。范笑且怒曰。汝乃敢毀我。趨詣三清

殿下再拜。咕嘬有禱。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黃冠益謹事之。觀前橫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弟子一人。捐橐中錢爲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爲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錢爲濟衆事。何不可之有。卒爲之。范亦不強止。笑謂之曰。如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携。施以爲請。曰。吾既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橋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與兩紅棺以斂云。太尉成閔。責居婺。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閔將出迎。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閔有子娶秦國大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曰。禍作矣。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爲爾解祟。既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居亡何。秦國薨。閔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素幃裏。風涎暴作。冥不知人。閔泄利交下。殊困怠。強舁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閔兩袴往。非夫人者也。乾道二年。錢竽爲縉雲守。范自衢往訪之。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詔范子珉。蓋其亡日也。陳天與說。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斛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即飲。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臥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劒營街未畢。逢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

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爲作粥煮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韓彥端說。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鎮孫拱家。養一猴數年矣。拱妻顧氏。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趨挽顧衣。爲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迨夜。閨室內牕櫺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覘之。忽兩毛手自牖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卽什絕。家人聞之。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抉齒灌藥。扶救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猴得脫走。登木跳踉不可奈。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三日乃定。

桃源圖

縉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揖於道左。携一籃。中貯二板。堅勁如鐵。言能刻桃源景物。恨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觀。女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霓裳法曲全部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一漁翁檥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工畫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爲倅者。亦欲得其

一。初不閉拒。卽詣之。所需如前。刻纔半。板忽碎裂。遂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希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方外之事。不可以常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秀才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卽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尙氣不檢。嘗歐人折齒。捕錄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弼。得免他日又歐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尙爐鼎。亦有得乎。顧其僕取烝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擦鐵箸。投火中。少焉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斷。旣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郗先生所呵石烝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當以黃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詵之甫數歲。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脫詵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黃金。一變其半。廷下黃菊已槁。詵之折一枝。請爲戲噓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請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噓其半邊。裹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墻壁稜稜光明可監。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竦身距躍。珠星從毛竅間踊出。的皪滿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卽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

敬異焉。會綸將調官臨安。生緘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醞。於幂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訖之處。其銀著斷處化爲金云。范元卿說。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鞫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鞫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剗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卽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儈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歐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劉敏士文伯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誦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羣盜驚走。遂得脫。趙學老說。

長人島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齎水告竭。人畏渴死。望一島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乃悉輦餅罌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棗林。朱實下垂。又以竿撲取。得數斛。欲儲以爲糧。大喜過望。眷眷未忍還。共入一石窟中憩息。俄有巨人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窟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酋者獨挈之以塞竇口亦去。然兩旁小竅。尚可容出入。諸人相續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捉船。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浥之以鹽。携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公雅爲予說。予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無所不有。可畏哉。

温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温州大風震地。居人屋廬。及松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鐘樓亦仆。唯江心寺在水中央。山顛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是兩日。有巨商檥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雨。爲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它徙。吾今夕赴麻行水陸會。會罷。即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於茲夕者。初郡有婦人。年可四十許。無所居。每乞食於市。語言不常。夜則寄宿於淨居金剛之下。諸尼皆憐之。不忍逐。風作之前日。指泥像語人曰。

身軀空許大。只恐明日倒了去弗宿。已而果然。

諸天靈應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寇至。爲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巫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呪行法。爲人治祟。蠱甚驗。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卽有小兒盤辟入門。舞躍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富家子也。迨暮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是。兩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箠之。曳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巫命累餅劈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孕卽失去。乃驗鯉爲祟云。

張八削香像

温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僞。欲試之。而遍體皆采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爇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右四事皆木蘊之說。

汪子毀神指

饒州雙店民汪渙世事善神。龕其像於室中。幼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渙夢金甲神訴曰。吾衛護翁家有年矣。未嘗令翁家有小不祥事。奈何容嬰兒毀吾指。渙驚謝。旦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治。此子卽日病中指間瘡絕痛。既愈。遂拳縮不可展。

夷堅丙志卷第七十七事

大儀古驛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爲天長縣大儀鎮巡檢寨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廁見婦人高髻長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銅戟來直前刺迪迪盡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閣而戒數卒守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答未曉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每詣驛必出共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人至已失矣即撤帳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曩亦妹子相戲爾便有小婦一人尤美色參寢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戟而前如是歲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會供奉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大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遣我耶憤邑之氣形於顏色幼者從旁解之曰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雖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此遂瞥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內勿再經是驛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綿累月乃得脫王翰之時爲天長宰日殿內幹伯父也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損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魄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但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卽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欻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昉說

揚州需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于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于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新城桐郎

練師中爲臨安新城丞丞廨有樓樓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顧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不少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爲祟命伐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絕女後亦無恙詢其前事蓋恍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餘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爲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爲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衙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遽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縶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據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

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答拜。綱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謦欬苟得轉爲男。存沒被厚德矣。綱曰。奈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當試爲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餘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辨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爲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餘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餘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爲子矣。謝訣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埂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胷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爲徙諸高原。斂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

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璞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案間悵然如失阜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爲君盜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丁寧至三四璞許謝錢二百千乃去猶疑其不然未幾果取至即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爲蔡十九郎居於暗門裏某巷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出且以批字倩璞達其家璞試罷持所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璞登第復厚恤之仍攜其子以爲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爲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而近年士大夫所傳或小誤云

子夏蹴酒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謄錄封彌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第三人三尊第四第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猷堯封爲教授既試將揭榜游學進士福州人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賜之酒五尊子夏怒形於色舉足蹴其二觥而異之以語同舍生及榜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魁選坐誤引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視其文若世間願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爲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敕更二年當復來愈惡之祕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爲戶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爲家人話前夢其夜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日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清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名失其夜夢人投刺來謁曰莫仔既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爲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聯事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答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趙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墮鬼籍二年矣趙意色愴然退即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錄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錄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晚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戶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

當有好事。沈不答。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卽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已。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馬述尹

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稅官秦義郎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卽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卽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爲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執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爲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耽溺旣久。視以爲常。始猶畏人知。祕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爲非也。父母以爲憂。百方禳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雷火燦金

姑蘇人徐簡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鑽欲取白金器皿乃類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鑽之扃鐍元不動而內自融液蓋神龍之火尤工於敗金石也

大濱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濱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既而鄰邑崐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蠅虎報

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媼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此卷皆王日嚴所傳日嚴多得於其弟者

夷堅丙志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衽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斂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緻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忽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鐺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間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負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關出揮劒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告子矣我卽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胡秀才

姜補之師仲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創發皮剝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瘉痒甚因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趙士遏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訝其顏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拯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汎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實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螂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虫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

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眞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遜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魏彥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謝七娘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娘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卽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霄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半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今不知存亡（右四事亦得於王日嚴）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祖安之父待兗州通判闕夢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

角正缺。悵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甄爲奉議郎時。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寤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爲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爲潼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遣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令至吳興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謂必能繼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甄聞之。念前夢。憮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蒙。但一孫得官爾。右二事文舉說。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爲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峩。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爲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愍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之。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

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疾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爲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爲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覩所謂無憂閣者。衆琲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厄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丐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炙羣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劒。囚攀援而上。受剸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敕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卽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有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爲作記。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埂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爲汝狠土地卽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屨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腳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自抱其身大呼數聲蹙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子婿姪張寅說）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絕巘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膚革間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客不知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療悅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臥以爪甲畫其腹幷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卽消又探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菉豆同水十椀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尙如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眞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

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爲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爲者。卽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薛荔纏結中覆呂眞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淸爲作記。

粉縣主

宗室郇康孝王仲御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五時。與家人會飮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至。火光如毬。縱橫飛擊。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覩。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仆卓上。或有墮地者。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之父曰士驩。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愾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眞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敍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儈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爲牙媼引去。迫於飢餓。故自鬻。牙媼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江氏白鶉

江遐舉邀宣和中爲虹縣令長子自嚴州奉其母往官下有白鶉白雀各一皆瑩潔可觀共一籠寘諸舟背入汴數十里過靈惠二郎祠舟人入白曰神素愛此等物願收祕之即攜入臥處一婢從庖所來至籠畔無故失足觸籠墜視之鶉死矣鳴玉說

夷堅丙志卷第九 十四事

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甲之兆。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求。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籤下。遇婦人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啓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與待牓他日閱市。聞呼於後曰。元特□□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司牓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周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邪。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少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見於旬

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元特說

鄧都宮使

林乂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誼鄉里目爲林無差以其名近叉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銜闊徑三寸不可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鄧都宮使林如是几數紙乂平生讀道書頗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爲仙官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譴謫者不至且吾閒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官也不願拜吏曰此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此官不復可得矣乂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乂弟乂之婦虞氏尚書策女也不食豬肉乂誚之曰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盡隨家豐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輒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乂曰我若眞爲鄧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爲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乂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乂父挈家過泗謁普照王寺其母生乂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計未至吳家人臛豬爲麵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家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盡一器自是遂能食時乂卒已半月云自山□□宅編作記□一□不甚詳又□□以乂爲殺

二郎廟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一小兒騎獵犬揚言於衆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爲火所焚欲於此地建

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答至晚神降于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爲修神保觀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助役名曰獻土至飾爲鬼使巡門催納土者往來憧憧或牓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爲不祥旋有旨禁絕既而蜀中奏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頑然常質也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案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敢奏都人圖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牛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爲大河決溢然水色清澄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渠逮曉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乃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濼首尾幾月乃已故俗傳爲龍復讎云見蔡絛後史補

温州賃宅

温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稅居之一家盡死後數年呂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亦居之常見仲君露首禿髮往來西舍間女子年十二三最惱人伺客至輒映壁窺之而笑翻弄什器塗涴窗几不可搏逐唯一嫗頗恭謹每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嫗教之曰縣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硫

九足矣。呂以其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物。震動無時。或空轎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爲憂。他日。嫗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主。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皐。季皐爲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僦舍者。經一月未畢。邑胥挈家來。或告其故。胥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應夢石人

席大元帥蜀。丁母朱夫人憂。將葬於青城山。議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痍。可憐。告曰。太夫人葬地。蓋在温州。地名徐家上奥。庚山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爲我療吾瘡。席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顧憚遠未決。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即具舟東下。幷奉其父中丞柩歸于温。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蕭山人張藻卜之。偕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買□□田舍主人翁間所往。告之故。翁曰。去此一里許。名徐家上奥。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爲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衆。徐氏皆不許。君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語未竟。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媼出言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梃見逐。指廬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輒爾。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爲里正。得爲白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過望。但不曉夢中所見爲何人。既葬二親。又自爲壽塋於左次。役夫斲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

人臥其下。埋沒既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舁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爲立祠。牓曰應夢石人云。張大猷說。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瓘。幹辦蔣參政府。其弟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瓘假馬。瓘令廄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踣蹏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疇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瓘說。

聶賁遠詩

聶賁遠昌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爲和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賂北虜。閏十一月十二日。至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抉其目而臠之。時其父用之尚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聶之靈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徹雙眸兩脅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錄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

假憩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衰麻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內而笑。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偏詣廛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如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燻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燻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既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愠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右二事皆唐少劉說。）

吳江九幽醮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虛爲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魂無

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度之。汴人薛山爲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幷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日。伯虛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斂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瀆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虛。乃知昨朝所絕湖。正黃父子沒處也。

鄭氏犬

福州人奉議郎鄭某。宣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攜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噬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爲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堂。犬迎齧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鞫之。乃此婦爲囊橐導賊至。始悟犬之靈識。復呼以歸。（僧德滔說。）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鄒極。未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詹敬畢。轉眄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温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温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仕終

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微。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先見。吁其異矣。

泰山府君

臨川雷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而不肯赴省試。其甥蔡直夫爲永康軍通判。既之官。是年九月晦。蔡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漕臺檄。徐讀之竟。迨寤。但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君雷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不旬日蔡卒。妻孥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右二事皆臨川吳必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十一事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慝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牒遣僕如貴溪告于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卽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鞓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魈繳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妁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抉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旣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遹字廣聲爲秦昌時壻居于會稽外邑與詹道子亢宗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遹入城舍於詹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隆興二年遹爲太學錄確夫婦同夢遹來而身絕短小確語妻曰不見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此俄相隨入臥內妻慍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爲至吾牀闥間逐之不見遂驚寤明日以告道子時遹已病困道子方以爲憂閒其事良不懌是夕而訃至明年確妻復夢人舁柩入門問之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遹之來爲己子預戒產具卽日得一男（右二事皆詹道子說）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喋喋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跕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勳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母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慍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爲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豬一槃鴨雞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婆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久之得赴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未盡三日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奠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元質延洞眞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卽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椀令飲卽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眞袖間卻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韝引而

行殿上人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一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主者同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爲異鬼如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狼牀冠上天眞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闊可二尺長袤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前楚毒備極三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臨政酷虐二爲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碓石劒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幞次甚窄身卻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去只爲排得幞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宜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眞有一字讀作潭字數人清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判官密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人其

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誚汝懶惰不讀書。我教汝聰明呪云。無礙無遮廣聰明。禹律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礙遮。一界遲奇比江海。一塵二塵轉不覺。才管一覺無礙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過。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汙。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褌。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情。揖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獨登之。徧禮列位。詣黃君幙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仍叱之。遂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醮筵置龍虎堂。於四廂偪近外庖。往來喧雜。灶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瘡。圃中兒每敖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易執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爲淘。以唾潤指。揩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撫取其大要如此。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崐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圖。有鄉名崐山者。謂前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崐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亟出迎。則予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去。仲兄實踵其後云。

常熟圬者

中大夫吳温彥德州人。累爲郡守。後居平江之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撤瓦遍觀。得紙人七枚於其中。乃圬者以傭直不滿志。故爲厭勝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喚爲郡守。聞之。盡捕羣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君北人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杪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旦。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杪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所見。殆其鬼乎。

樂橋妖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爲妖物所擾。母念之切。乃與同榻臥。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地踊起。垂

兩髻于背。紅繻弈然。大聲如疾雷。地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覓之。僅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朝廷申嚴銅禁。故瘞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卽擊碎棄之。女疾遂愈。右四事皆朱似叔召說。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季孫甥也。言景文知忻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晉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閤與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謂一曹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君卽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蹶然復甦。索筆作三詩。詩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朮華。揮手謝世人。竦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譁。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勻。左右虬龍徧。雲車山岳聳。風翼天地擅。從茲得舊渥。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消磨。好笑人口事更多。艮上巽中爲進發。一車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予案東坡集。景文爲隰州守以沒。此云忻州恐非。何遠春渚記聞云。景文夢爲文公之代而卒。其說不同。坡公稱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攲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

者往往錄藏之。士子慕容嵓卿。見而驚曰。此予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嵓卿悲歎。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右二事皆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